



南京某大学毕业生张某的个人资料遗留在传销窝。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南京一大学生资料遗留传销窝

其父称孩子确曾陷入传销组织, 辅导员称留下资料可能是求救

追事
追寻新闻尽头

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朱文龙

遗留完整信息 “可能是求救信号”

在一个文件袋里, 记者偶然发现一名南京某大学毕业生张某的相关信息。包括2012年的新生报到单、成长记录表、考试试卷、毕业赠言都完整保存在文件袋里。

张某是否身陷传销组织, 又是否被解救出来? 记者联系到张某的父亲, 其父称孩子确实曾陷入传销组织, 但其态度较为冷淡, 并怀疑电话是传销人员打的, 称自己知道孩子在哪儿, 但不肯透露孩子是否得救。

随后, 记者联系到张某的大学辅导员证实, 张某的文件袋正是他毕业时赠送的。辅导员称, 张某平时性格内向, 比较老实, 毕业后双方就没怎么联系过了, 对于张某的资料出现在传销窝点, 他称: “以我四年来对他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被骗进去了。这些资料他随身携带, 对他很重要, 现在屋里唯独有他的这些材料, 可能是



疑似传销窝点。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摄

团中央: 已关注“求职大学生死亡”案, 可为家属提供援助

近日, 媒体报道了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一案, 根据警方调查, 李文星生前确系陷入了一个名为“蝶蓓蕾”的传销组织。共青团中央表示团组织可以为其家属提供援助。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负责人表示, “我们已经关注到该案件, 如果他的父母需要帮助, 我们和当地的团组织可以提供援助。我们对传销活动的态度非常鲜明——必须要严厉打击。未来, 我们将进一步进行反传销宣传, 特别是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教育。” (据中青在线)

在李文星曾呆过一个多月的天津市静海区上三里村, 通过一位村民的引路, 记者来到疑似李文星呆过的一处传销窝点, 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名南京某大学毕业生张某的个人信息。

留下个信号求救吧!”

张某的同学小贾向记者证实, 张某曾在今年6月份失联一周, 电话不通, 信息不回, 后来说自己手机丢了。

天津又现一疑似 传销窝点

静海镇杨李院村曾是李文星被困长达一周的地方, 是传销组织长期寄居的一个点。5日, 记者继续在此地探访, 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 记者又发现了一处疑似传销窝点。

有村民称, 村子的西南角方向藏有一处传销窝点, 随后, 记者赶去窝点采访。

按照村民的描述, 记者在一处玉米地的旁边找到了这个传销分子聚集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处大棚, 后被村民改造为房屋租了出去。房屋周围垃圾环绕, 时不时发出阵阵恶臭。

附近的一位村民说, 这里是传销分子上课的地方, 他们一般是租住在玉米地南侧的民房中。随后, 绕开玉米地, 来到了村民所指的民房。在这里, 发现了一名疑

似传销分子, 此人为年轻男性, 左眼残疾。当记者发现他时, 他正准备出门, 看到记者后迅速躲进屋里, 但时不时地从门缝中窥视。

睡觉得脱光衣服 传销也分南北派

从杨李院村出来后, 记者联系了一位在天津某高校读书的学生小风(化名), 他曾经误入传销组织, 三天后才脱身。

小风重点向记者讲述了传销组织里面的生活。他说, 十几个人睡一张大床, 睡觉的时候必须脱光衣服, 有专人保管, 目的是防止有人逃脱。“一进去手机就被他们没收了。”与家人通话时每一句话都必须得经组织领导的同意。

反传销人士蒋德胜对记者说, 小风所遇到的这种传销模式是典型的北派传销模式, “所谓的北派传销, 指的是传统的有产品有虚构或假冒的公司, 以低劣的产品做道具, 集体上课睡地铺吃大锅饭式的传销。”蒋德胜说, 这种传销模式多分布在北方, 针对年轻人及刚毕业的大学生。

“正因为如此, 中国又出现了南派传销模式。”蒋德胜说, 有些公司把产品道具换成了概念, 如资本运作、连锁经营、商会商务运作等, 让你无处查询。邀约对象也从过去的年轻人, 扩展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 这些传销组织多分布起源南方等地。

蒋德胜说现在传销又有了新变化, 多以p2p理财消费返利、原始股、金融理财以及微商等形式出现。这种传销新模式, 涉案金额及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 重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延伸报道

轻信金融互助平台 投入四万血本无归

一受害者现身说法, 揭秘互联网传销骗局

本报济南8月5日讯(记者 朱洪蕾 实习生 赵佳佳) 虽然每年都有人因为传销而上当受骗, 屡屡提高对传销的防备, 但是, 新的传销模式层出不穷。2016年6月份, 在朋友的介绍下, 赵玉(化名)加入了一个打着互联网金融互助名义的平台, 参与者可以从中赚钱, 她一次投进去4万多块钱, 最后血本无归。

没加入前, 赵玉半信半疑, 但是架不住朋友的推荐, 赵玉决定加入进去看看。

在注册加入的时候, 赵玉觉得还挺复杂, 挺正规的, 一系列操作下来, 赵玉已经有些相信可以在平台上赚钱了, 就在平台上投了3000元。

半个月之后, 果然跟朋友说的一样, 赵玉先是看到自己账户内的钱没了, 然后按照朋友的提示, 输入她所能输入的最高金额3900元, 几天之后, 看到账户里的钱变成了3900元。担心有诈, 赵玉试着把3900元提了出来, 看到钱确实能提出来之后, 赵玉这才彻底放了心, 每个月都把钱投进去进行匹配, 到2017年3月份, 已经赚了2万块钱。

看到赚了钱, 赵玉每个月都会往里投钱, 但没想到的是, 上个月监管部门突然出手, 以传销的名义把这个金融互助平台给查了, 她最后一次投进去的4万多块钱, 现在都不知道找谁去要。赵玉这才发觉, 自己似乎真的是被骗了, 上了传销的当。

最近, 又有同样参加过互联网金融互助平台的朋友, 把赵玉加进了一个名为“大为众创项目群”的微信群, 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赵玉没有把钱投进去。

跟传统传销要控制人身, 需要强迫加入不同, 新型传销模式是让投资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见到自己的投资有回报, 进而吸引周边亲戚、朋友自愿加入, 因为有人真的赚了钱。

赵玉介绍, 她的朋友就是从中赚到钱的一个, 虽然也是涉嫌传销, 但只要是整个大盘还没有崩盘, 资金能够在其中流动, 朋友就能够赚钱。朋友告诉赵玉, 在资金匹配之外还有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是发展下线, 每次下线匹配资金成功, 上线都能从中收到钱。拿赵玉第一次投资3000元, 回到手里3900元来说, 赵玉有900元的利润, 朋友也有90元的利润, 当然, 朋友的利润是从项目里获得的, 而不是从赵玉这里。从去年到现在, 赵玉赚了2万多元, 朋友也从中赚了2000多元。

后来赵玉参加的互联网金融互助项目被查, 投资4万多元陷进去了, 但是作为上线的朋友并没有赔钱, 反而因为发展下线多, 从中赚了不少。赵玉后来也反思, 如果不是太贪心, 只是抱着捞一笔就走的想法来操作的话, 她其实也能赚不少。

互联网传销跟传统的传销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都是“庞氏骗局”, 都是让前期投资者能够获利, 进而吸引其他人投资, 吸引的投资越多, 资金盘越大, 投资者能够获得的收益越多, 如果资金盘不出问题还好, 一旦资金盘出现问题, 投资者基本都是血本无归。